

(五) 批林批孔運動主要目標為整肅軍事幹部，但困難重重。

(六) 批林批孔運動另一重要目標，係為文革運動之維護，文革派自因此而伸長其勢力，但該派能否掌握羣眾組織頗成疑問。

(七) 批林批孔運動在進行中發生困難、矛盾與內部對立之分裂現象，更是暴露其嚴重情勢。

(八) 大陸工、農生產已受慘重影響。

(九) 因運動目的未達而引起動亂，現已有虎頭蛇尾之跡象。

(十) 現在批林批孔運動處於十字路口，雖仍將繼續下去，但已有轉向之趨勢。

# 白宮易主與今後對外政策

陳紹賢

## 壹 此次政權移轉的特徵

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巴格爾（Chief Justice Warren Burger）監誓吉拉·福特（Gerald R. Ford）宣誓就總統職剛完畢時，他急握着史可特參議員（Sen. Hugh Scott）的手說：「史可特，感謝上帝，這制度行通了。」這句話的意義多麼深長，多麼值得人們的玩味。

在美國開國以來一百九十八年中，歷屆總統在任期內病故和被刺死者共七位，都先後依憲法的規定，由副總統補任總統。一九六三年甘迺迪總統被刺殞命，副總統詹森繼任總統後，當時越戰漸形昇高，美國國內的反戰暴動更趨險惡。他們的朝野人士感覺國家無副總統是憲制的一大缺陷，因之促進了憲法第二十五修正草案的制訂——規定副總統職位虛懸時，總統得向國會兩院提出一個副總統人選，經兩院分別以過半數的同意，就可宣誓就職副總統

這修正案於一九六七年完成批准程序時生效。去年安格紐副總統辭職後，福特眾議員繼任副總統，就是這項修正條文之首次使用。今年八月九日尼克森總統辭職，福特副總統即日宣誓就總統職。這樣的政權移轉，為美國歷史上之首次。其所表現的特徵，不但是儀式簡單，進行迅速，而且立即變化國內氣氛之沮喪徬徨，而為祥和振奮。這種特徵對於政局的安定與國際的觀感，都有良好的影響，充分表現了美國憲制的精神。

從水門事件發作，到尼克森總統決定辭職，在那兩年餘的期間，一連串事態的演變和發展，對於美國的政治效能、經濟成長、社會風氣和國際聲譽，都發生了惡劣的影響，甚至潛伏着嚴重的危機。所幸各有關的司法官員都能嚴謹執法，維持法紀的尊嚴；同時，兩院議員多能不卹個人恩怨，顧全國家利益；民間輿論也多能守法持正，發揮公意的力量，終能使此空前的政治危局化險為夷——尼克森接受共和黨領袖們的勸告而辭職。「美國的長久惡夢，今已終了！」①美國的民主憲制經得起考驗，也是此次政權移轉的一種特徵。

早在一八三五年，法國托克維爾（Alexis de Tocqueville）在他的名著「民主政治在美國」（Democracy in America）中，對美國的民主法治作深入的觀察，有適當的讚美。從此次美國政權移轉的這些特徵看來，托氏似是有先見之明。

## 貳 福特的外交政策思想

在探討美國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之前，對於福特在任眾議員期間的對外政策思想，有先尋求了解的必要。

福特就任總統之次日（八月十日），美國新聞總署發表一項文件，敘述他的經歷，其中指稱：「福特是二次大戰後一位溫和派的政治領袖，支持了美國提高它在國際任務上的地位。在對外政策上，他自稱是國際主義者。」

該文件引述福特表明他是「國際主義者」的話說：「就我的判斷，正當實施和足夠支援的援外計劃，是實行美國對外政策的一種重要成分。我是從基本上支持這種計劃的，因為無論你是住在美國，或是住在東南亞，實在的都是住在一個世界，所以美國必須扮演援外的角色。」②

一九六五年越戰升高時，福特主張對河內和海防的周圍進行閃電式的轟炸。之後，他曾批評詹森政府的戰略錯誤。他說：「我不了解為甚麼政府不更加充分地利用我們的戰力，去摧毀北越的各種重要軍事目標。這種做法，使北越和越共相信繼續侵略之代價太高。我認為，我們能更有效地利用我們極大的傳統武器威力。」③

今年八月八日紐約時報刊登盛卡爾（Israel Shenker）的一篇專論，指出福特自一九四九年任眾議員以來，對許多問題的保守觀點，但他對越戰的言論，是坦率的鷹派，以表明他是國際主義者。④

福特也具有「實力外交」的思想。他在眾議員任內，曾主張大規模的重整軍備；恢復一九六七年以來停頓的擴大造艦計劃；建立一支印度洋艦隊。因之，他一向支持歷屆總統的龐大國防預算計劃，尤其是在他擔任眾議院國防撥款小組委員的期間。

在此次福特宣誓就職後之致詞中，他強調誠實是對內團結和對外團結的「膠粘」，並認為這種團結在國內外雖被玷污，尚未破壞。由此也可見他的對外政策思想，與以權術為中心的尼克森思想截然不同。

## 叁 福特總統宣告的對外政策路標

八月十二晚，福特向國會聯席會議發表的演說，在對外關係方面，提出八項政策路標。現在就這一文件來觀察美國新政府的外交政策。以下用引號的各段，都是他所說的對外政策路標。⑤

一、「對於我們這一代的同盟國，在大西洋社區和日本，我們保證在我們許多共同努力上繼續作忠實的合作。」

他把日本與北約國家擺在一起，相提並論，這是接受去年季辛吉的「新大西洋憲章」構想，企圖結合美國、西歐和日本的關係，尤其是經濟關係。福特作此宣告，無形中提高了日本的國際地位。田中即將訪美，白宮也已於八月十四日透露，福特將於本年內訪日。

二、「對於西半球的友邦和盟國，我保證繼續作深入的討論，以明定更新的平等和公正關係。」

這似是對中南美國家發出的善鄰政策訊號。將來能否見到實效，須視新的關係如何建立。但他只提及「友邦和盟國」，似可看出，對古巴問題尚未有所決策。不過，國務院透過墨西哥外長與古巴政權的接觸，已在進行中。

三、「對於我們在亞洲的盟國和友邦，我保證我們將繼續支持他們的安全、獨立和經濟發展。在中南半島上，我們決心在越南使巴黎協定獲得遵守，並在寮國達成停火和談判解決。我們希望在高棉能早日達成妥協的解決。」

他對亞洲盟國和友邦的保證，是些順理成章的話。對中南半島的堅決表示和希望，在現實情勢下，尤其是在北越的南侵野心及毛俄的爭相擴張勢力未改變前，都是將歸於落空的。

四、「對於蘇聯，我保證繼續過去三年我們所採取的路線。為了我們兩個民族，以及全世界人類，我們都應儘可能，繼續努力，在和平中一起生活和合作。因為在熱核時代，更無任何途徑可以代替我們兩國間的積極和平關係。」

這是為維持和平，向蘇聯提出的一種懇切呼籲。光是呼籲，對方是不予理會的。從八月十九日福特在美國海外作戰退伍軍人大會上發表的演說，可以看出，他是給這項呼籲加上牙齒了。他說：「潛在的敵人正在注視我們的

國防準備情況，我不會給他們誘惑。美國將維持其核子阻遏力量。我們對於談判控制核子武力決不後人，且希望能減少核子武力的威脅。我們的誠意決不可被誤認為我們缺乏意志。要維持和平與安全，即需有準備和決心。」<sup>⑥</sup>

五、「對於『中華人民共和國』，我欣賞過他們的傳奇性款待。我保證我們對於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之承諾繼續履行。以那些原則為基礎所建立的新關係，曾經顯示對於認真的和客觀的相互利益有所貢獻，並已成爲世局中一種持久的特色。」

他的這項措詞是回溯過去。今後將如何「繼續履行」？我們必須提高警覺。本文下一節將研討這個問題。

六、「對於中東國家，我們已作的努力，對該區域經過二十五年作爲戰爭溫床之後，帶來了和平的希望。我保證這種努力將繼續推進。我們將履行我們的諾言，爲完全、公正和持久的解決，來促進所有各有關方面作繼續的談判。」

這種「完全、公正和持久的解決」之希望，如果無法包括解決巴游問題，則必無實現的可能。蘇俄已在加強支援巴游了。它許可一個最有力的巴游組織——巴勒斯坦解放組織（PLO-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）在莫斯科設置辦事處，承認該組織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，繼續供給它各種軍火。凡此都是莫斯科爲利用巴游問題無法解決，以擊敗美國的中東政策。

七、「對所有的國家，我保證美國將繼續尋求一個共同的全球性的目標：一個安定的國際貿易和金融結構，足以反映全體人類的互賴關係。」

這是一種崇高的理想。但是，目前許多國家的當政者都是短見與自私，甚至爲着自私的目的，不惜傷害他們的友邦。在這個道德淪亡的國際情勢下，此種理想從何實現？

八、「對於整個國際社會——對聯合國，對全世界不結盟國家，以及所有的其他國家——我保證我們將繼續對人道的目標，有所貢獻。此種目標，在我們的歷史中，是我們對人類貢獻的一個重大部分。」

我們相信美國自開國以來，對於世界上的人道目標，有過若干輝煌的貢獻。我們也相信福特總統的這項保證。但是希望他不要忽視在毛共的暴政下，中國大陸上我們的同胞，千千萬萬繼續不斷地被迫下放和移殖，都在過着

非人的生活！同時也希望他能知道二十多年來冒死逃亡港澳的大陸難民，那些倖存的，多數還是在受不人道的待遇。

## 肆 美毛關係問題

上面提過福特總統說的「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」云云，如果認爲那是各項原則，那末，美毛關係的可變性當然不小，可能導致變化的因素也不單純。

福特對毛共的實際觀感如何，是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種因素。他於前年六月訪問大陸十天回美後，曾公開地說：「我們發現中共對美國並無敵意。在此新關係中，我們看見光明的前途。我們兩人決意盡力以助其成。」（他與衆議院民主黨領袖包格斯（Hale Boggs）在國會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中說的。）

但是另據前年十月三日中央社華盛頓電訊：「福特訪匪回美後，向尼克森提出的報告指稱，他對『美國與北平的關係不存幻想』。」該電並報導，福特在一次演說中指出：「北平厭惡美國所代表的經濟、社會、政治哲學，並將世界共產革命的思想，灌輸給它的人民。」他是在是年美國律師公會代表大會發表的演說，也斷言：「儘管中共正在改善它與其他國家的關係，但其最後的目標，仍然是世界革命。」

福特訪中國大陸回國後，也曾在密歇根大學對學生演說，引述毛澤東的所謂民主與集權，自由與紀律，都是相互關係的話，而認爲美國今天應多採取一點紀律措施。但他也說明，他並不苟同共產制度的觀點，像民主與自由這類名詞，「中國」和美國各有其不同的意義。

今後季辛吉與福特的關係如何，也是決定美毛關係可變性的一種因素。這次國務卿安排福特總統接見黃鎮，副國務卿股格索（Robert Ingersoll）接見沈大使。可見季氏的成見似未因尼克森去職而改變。

年來毛共集中人力財力在美進行聯絡、游說和爭取等活動，在在顯見其成效。例如，主持「中」美關係全國委員會的約斯特（Charles Yost）曾任美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，已使該會成爲毛共爭取美國正式承認的急先鋒；以中國通聞名的巴奈特教授（Prof. Doak Barnett），在各方紛紛抨擊賈克

遜參議員 (Sen. Henry Jackson) 的媚毛主張聲中，竟發表予以支持的謬論。凡此都是毛共在美不惜代價的統戰活動之效果。這也是會促進那可變性因素的。

## 伍 對華府提點忠告

福特在向國會聯席會議的演說中，強調：「正如美國尋求和平的意志是世界無雙，所以美國的實力也應是世界無雙。我們不能依靠他人的自制，以來的保護這個國家。」<sup>⑦</sup>對於這些話，誰都會了解是對蘇聯而發的。但是蘇聯對美國的威脅是有形的，如表現於核武器的加速發展，對歐洲安全合作會議拒絕東西自由交往，對東西歐相互平衡裁軍會議不肯減低它的軍事優勢，等等事實。

毛共對美國的威脅却是無形的，而且是「笑裏藏刀」的。它一面要求美國加速與之「關係正常化」，一面向各軍區祕密分發政治教材，說明與「美帝」交往的目的，在於摧毀「美帝」。這種以美國為頭號敵人的重要證據，華府當局當然不致於無知。

蘇聯和毛共都是要埋葬美國的。不過他們所採取的路線，蘇聯是出於陽謀，毛共是出於陰謀。對於美國的危害，後者將較前者為甚。希望華府及早有所警覺。

本月二十日，美國資深外交家肯南 (George Kennan) 應邀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作證。他指出中共的意識行為，軍事建制，以及對雙方利益與承諾的性質，都與美國的不同，「如認為在世界事務上中共可成為美國的合適盟邦或伙伴，那就是一種幻想。」<sup>⑧</sup>這種有權威性的重要證詞，該是對「上海公報繼續履行」的方向，作一警告罷。

六三年八月廿五日完稿

註① Ford Speech At Swearing-in Ceremony, News Backgrounder,

USIS, Taipei Aug. 10, 1974, p.3

註② President Gerald Ford (Profile), U.S. Information Service,

Aug. 10, 1974, p.4

註③ Ford's View on Various Political Issues, Herald Tribune,

Aug. 10-11, 1974, p.3

註④ New York Times, Aug. 9, 1974

註⑤ President Ford's Address To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, U.S. Information Service, Aug. 15, 1974

註⑥ 中央日報 六十三年八月二十日第二版

註⑦ Ford's Address, op. cit., pp.7-8

註⑧ Washington, AP, Aug. 20, 1974

## 創造文化的基本條件

——中華民國社會的澈底研究——

福永安祥著

趙 倩譯

實售 新臺幣二十元  
美金六角

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